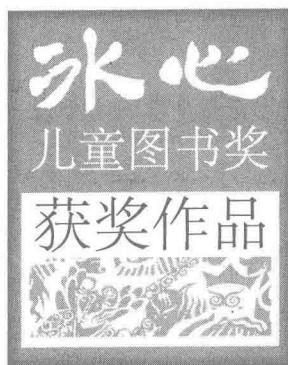


最后一片野果林

金 波◎著



最后一片野果林

金 波◎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片野果林 / 金波著. —北京：地震出版社，2013. 7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ISBN 978-7-5028-4297-0

I. ①最… II. ①金… III. ①儿童文学—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0672 号

地震版 XM3021

最后一片野果林

金 波 著

责任编辑：范静泊

责任校对：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邮编：100081

发行部：68423031 68467993 传真：88421706

门市部：68467991 传真：68467991

总编室：68462709 68721982 传真：68455221

E-mail：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版（印）次：2013 年 7 月第一版 2015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710 × 1000 1/16

字数：223 千字

印张：15

书号：ISBN 978-7-5028-4297-0/I (4985)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把 关	(1)
橡子豆腐	(4)
妈妈的眼泪像河流	(7)
大哥的转笔刀	(10)
童年的火炮	(13)
叫李林的朋友	(16)
还手帕	(19)
至爱无言	(22)
将军和牛郎	(25)
永远的账单	(27)
野菊花	(29)
父 亲	(32)
背书的女孩	(35)
知 识	(38)
兔妈妈的困惑	(41)
金丝猴风波	(44)
被捉弄的猫	(46)
有个亲戚当大官	(49)
三十年后再重逢	(52)
最后一片野果林	(55)
打银枝	(58)
瞧家儿	(61)

主任丢了一把锹	(64)
人情世故	(66)
收了一兜礼	(70)
放声痛哭	(74)
虚惊	(77)
当了一回总经理	(79)
妻从乡下来	(82)
面瓜	(85)
半彪子	(88)
防贼	(91)
逃票	(94)
Fans	(97)
出书	(100)
老咸菜的悲喜剧	(103)
打劫记者	(107)
新闻发布会	(110)
搔痒痒	(113)
发泄对象	(116)
你是一头 zhu	(119)
洋酒	(123)
冒牌货	(126)
推销	(129)
新兴职业	(132)
热心的大夫	(135)
售后服务一条龙	(139)
倒请客	(142)
你花钱我请客	(144)
冷漠时代	(147)

出租时代	(151)
电话时代	(154)
汽车时代	(158)
电器时代	(161)
数字时代	(164)
网络时代	(167)
明星时代	(171)
广告时代	(175)
短信时代	(178)
寂寞时代	(181)
焦虑时代	(184)
浮躁时代	(187)
宠物时代	(190)
包装时代	(194)
参考书	(198)
英雄	(201)
未来的老板	(204)
时空转移	(207)
亲戚	(210)
雪花的故事	(213)
瞎子王土成	(216)
美女时代	(220)
“神斧”廖木匠	(223)
百媒婆	(226)
砍柴郎	(229)

把 关

这日，比特公司总裁威尔逊先生通知女秘书兼人事部部长盖娜：今天将有一位小姐来应聘本公司急需职位，请把好关口。

不久，办公室里果然走进一位金发碧眼的青春女孩，脸上笑盈盈的，朝盖娜伸出了手：“您好！”

盖娜并没有同她握手，而是示意她坐下来。

“姓名？”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艾丽·约维特，金融应用专业本年度毕业生……”

“请填表。”盖娜打断艾丽的话。

艾丽耸了耸肩，埋下头一字一画地将这张栏目繁多的应聘表格填满。

“面试结束，请转入下一个程序——笔试。”

盖娜一脸严肃，冷峻地注视着眼前这个漂亮活泼的女孩，希望能挑出哪怕一丝一毫的毛病，然后以此来制服她。可盖娜失望了，艾丽不仅青春漂亮，而且专业知识也无可挑剔。最后，盖娜只好通知她：“你明天可以来上班了。”

艾丽被安排到总裁办公室担任金融政策秘书。

然而，头一天上班，盖娜就发现，这位艾丽小姐真不简单啊，很快就认识了威尔逊总裁，并且向他献媚——不是朝他耸耸肩，就是抿一下嘴

巴。盖娜不由得满头起火。

下班后，盖娜通知艾丽：“你明天不要来总裁办，到秘书科去吧。”

“为什么，盖娜小姐？难道我今天的工作干得不好吗？”艾丽深知，去了秘书科，等于自己职降一级了。

“那我就直言相告，在这里，我才是威尔逊总裁的直接负责人，任何工作都由我向他汇报，其他任何人不得与总裁亲近。在这里，向总裁表达感情的唯一方式是脚踏实地地工作，而不是令人作呕的媚眼。就这样！”说完，叮叮咚咚地走了。

艾丽瞪圆了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过，她总算明白了。

艾丽在秘书科里汲取教训，埋头工作。偶尔碰到威尔逊总裁光临，也赶紧把头低下来，假装没有看见。

躲在一边观察的盖娜冲艾丽的后背哼哼地冷笑。

然而，在一个休息日，盖娜又目睹了一幕令她难以接受的事件。那天中午，盖娜驱车去威尔威总裁的家里——当然是自己找上门去的，她知道总裁先生最近很忙，忙得连吃饭穿衣都顾不得料理，因为他正准备与另一家金融企业合作，而有关政策性的细节尚难以敲定。他一向反对在这个时候去打搅他。正当盖娜把车停在门口，犹豫不决时，她的眼光穿过玻璃看见艾丽小姐正从威尔逊总裁家里跑出来，脸上还带着未尽的微笑。

“小妖精！”盖娜恶狠狠地骂了一句，“我举棋不定，你倒捷足先登。”

盖娜掉转车头。她已无意去看望总裁，而是赶回家里起草《通知》。艾丽再去上班，就被莫名其妙地调到了资料室，这就是说，连她的工种也换掉了。艾丽实在想不起在哪里得罪了盖娜，哭丧着脸一打听，得到的回答却是：“你自己比谁都明白。”

艾丽想了想，若有所悟。她已感觉到盖娜一直在提防她，所以自己的一举一动难逃盖娜的视线。想到这里，艾丽的脸色越发难看起来。看来，要想在盖娜面前恢复信任，很难。

可就在这时，只听总裁办一阵大乱，有人喊：“威尔逊先生晕倒了！”艾丽再也无法镇静，她霍然起身，朝总裁办跑去。虽然盖娜此时正扶着威

尔逊总裁，但艾丽还是情不自禁地拉起了总裁的手，泪眼朦胧。

“松手！”盖娜朝她狠狠瞪了一眼。艾丽吓得一哆嗦，但手终于还是没有松开。“去叫一个小伙子来，把总裁背进车里去。”

“不！让我来背他。”艾丽弯下腰，让总裁趴在自己身上。她咬着牙将威尔逊先生背到门口，双腿被压得不停打颤。上了车，她还不顾盖娜的眼色，执意要亲自送总裁到医院去。盖娜恨得牙齿嘣嘣响。

当威尔逊先生在医院里苏醒过来后，盖娜正式通知艾丽：“这里没有你的事了，回去结账吧。你从明天起就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艾丽咬着牙，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

威尔逊总裁示意她们靠近他。他拉起艾丽的手，微笑地说：“艾丽，你再一次违犯了盖娜小姐的命令。”

“是的！可是，可是，我们毕竟……当您晕倒在地时，我怎么能袖手旁观？这是血缘，这是亲情啊，亲情是掩饰不了的呀，难道不是吗？我的、我的……爸——爸！”

橡子豆腐

童年时，正是大集体年代。母亲有病，一直卧床不起，几张嘴全靠父亲的一双手去填，日子是可想而知的。一年到头，天天青菜稀粥，喝得满屋比赛响。万一来了客人，就将就着花生、黄豆、时菜打发，想吃肉、闻豆腐，等过年吧。

一日，是个秋黄天，六岁的我玩罢归屋，忽闻厨房里飘出一股异味，使劲一闻，满鼻子生香。顺着香气进了厨房，掀开灶上的盖碗，原来里面盛着两块豆腐，顿时眼睛放亮，哈喇子哗啦便淌。使手抠出一块填进嘴里，来不及细嚼便顺喉而下。此时，懵懂的我，不知道一向少有赶集的父亲何以突然买了常年不曾谋面的“高档”食品，也不知道这种偷吃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只感觉一旦食欲被豆腐撩动，那手便控制不住，三下五除二，其中的一块不一会儿就给狼吞虎咽造光了。

不料父亲悄然进屋，一下子将我的所作所为尽收眼底，顿时那张乌脸便变了样儿，也不言声，顺手摸根细棍子，咬着牙，劈头便抽，那惊天动地的嘶嚎声立马从我还没咽完豆腐的嗓子眼里飞出来。

哭声惊动了已分开单过的七十八岁的爷爷。爷爷扶着拐杖，跌跌撞撞地跑进来，见此情景，颤颤巍巍地吼一声：“不许打！”然后一头朝父亲怀里撞去。

父亲始料不及，后退几步，却还不服气，指着盖碗说：“你还护着他，

你瞧，那是待先生的豆腐呀。先生来给他娘看病，亏待了人家，能开真方吗？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好吃的祸害啊！”说着，委屈的眼泪就流到了那张气歪了的嘴上。爷爷见状，气便消了一大半，道：“孩子虽然不对，但他不懂事。你没有把东西藏紧实，也有责任。”转身又瞅着满脸泪痕的我，将我拉回他的小屋，手不住地摩挲着我的被抽得发烫的头皮，一边重重地叹着气……

第二天，爷爷“失踪”了，爷爷的门上了锁。没有任何人知道爷爷的去向。父亲猜测，莫不是到山里头的大姑姑家去了？

几天后，爷爷终于一瘸一拐地回来了，手和脸上挂满了被蒺藜狗子“咬”破的痕迹。这时天已晚了，爷爷扶着拐杖，手里挎着一只篮子，累得满头大汗，但脸上却抖动着笑，说：“我到山里头打了几天橡子，换了几斤橡子豆腐。唉，那山里头家家户户都在打橡子豆腐呢。”我跑过去掀开爷爷的篮子，望着那几块猪血一样的橡子豆腐，问：“爷，橡子豆腐好吃吗？”爷爷说：“好吃好吃，是爷爷专门给你弄的呢，你尝尝。”爷爷掰了一小块塞进我嘴里，问：“啥味？”我连着口水一起吞下去，却尝出了满嘴的苦涩，不由得伸出舌头。爷爷哈哈大笑，道：“橡子豆腐要脱涩才好吃呢。赶明日，爷给你好好涮一涮，你不爱吃豆腐吗？就让你吃个够。”

当天晚上，我就幸福地睡在爷爷的床上，并且做了一个梦：爷爷正把一块块香喷喷的橡子豆腐往我碗里送呢。

次日天明，我被爷爷的一声怪叫惊醒。原来，爷爷干完生产队的早活回来，发现放在盆里的橡子豆腐不见了，不由得大吼了一声。这时父亲进来，打着笑脸说：“爹，早上你不在，我将橡子豆腐送到集上卖了，好卖呢。”爷爷一听，脸刷地变了色，花白的山羊胡子骤然竖了起来，转身就去摸拐杖。父亲吓了一跳，不想爷爷会生这么大的气，连忙跪在地上哀求道：“爹，您听我说，卖的钱都抓了药。先生开的药方，好几天没钱去抓呀。我没办法，您总不能看着孩子他娘病死吧。”

爷爷盯着跪在地上的已经五十多岁的儿子，慢慢地放下了那高高举起的拐杖，没有说话，良久，牛也似的喟叹一声，混浊的老泪大滴大滴地落

下来。

我从床上爬起来，一把搂住爷爷，一边摇一边说：“爷，你莫哭，我不吃橡子豆腐；爷，橡子豆腐一点也不好吃。”

爷爷紧紧地搂住了我，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顶，嘴里止不住地呜咽着。那颤颤的手掌在我的头上轻弹着一股股热流，传送到我的心间，幼小的我，眼前竟也模糊起来……

——唉，我那早已辞世了的敬爱的老祖父啊！

妈妈的眼泪像河流

那年是大灾荒之后的一个难得的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田野上绿油油的庄稼荡漾着希望的绿涛。而在这之前，却是连年的干旱，庄稼在白花花的太阳下一片枯黄，收成寥寥无几，劳累一年的农民们除了流汗还流泪，野蒿和山猪菜都吃光了，米汤熬榆树叶是最好的午餐。

不幸的小弟就是在这个不该出世的年头出世了。小弟长到四五岁了，还不知奶水是甜的还是酸的，小弟一出世就与米汤结下了深缘，所以人长得大脑袋、小个子，说话像个小鸭公，活脱脱一个“小萝卜头”。也许是严重营养不良吧，小弟偏爱吃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那时，吃鸡蛋是不可能的，所以最能满足小弟食欲的是晚秋种下的最易生长的那种弯豆。

由于严重的干旱，农民们都忙于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抗旱，对其他的作物一概听天由命。好在妈妈在自留地里种了一块弯豆，每天从三四里远的小河沟里挑水浇灌，弯豆才得以存活，在每年的春夏之交最缺粮的时候派上用场。

那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年景，南风一吹，春雨就淅淅沥沥地飘洒下来，把生产队的弯豆园滋润得豆苗青青、丰收在望，把庄户人紫黑色的脸庞也滋润得红扑扑的，是充满希望的喜色。为了防备有人偷豆，生产队派人日夜守护着。

可惜的是，由于上年没有留种，妈妈没能在自留地上种上弯豆。五岁

的小弟每天都站在生产队的弯豆园里呆望良久，把手指塞进嘴里，任口水“哗哗”地淌下来。然后小弟找到妈妈，小鸭叫似的说：“妈妈，我要吃豆。”

看着小弟枯瘦蜡黄的小脸蛋，妈妈的心要碎了。于是，妈妈便做了一件令她一生后悔的蠢事：偷摘生产队的弯豆。

为了实行自己的计划，妈妈在晚上哄小弟睡着之后，就笨拙地出发了，她知道有人看守，就蹲在弯豆园不远处的臭水沟里寻找机会。看青的人在豆园四周走来走去，直到天快亮时才坐下来打盹。一夜未合眼的妈妈便趁这个空档下了手。

可是，当妈妈刚把自己的两只衣袋装满，便撞上了来“换防”的人，于是妈妈顷刻间便成了人人皆知的“偷豆贼”。队长忍无可忍，天一亮就开批斗会。妈妈被押到台中央站着，腰弯得像龙虾。一些群众也气愤不已，那可是大灾之后全生产队二百来号人口的救命粮啊，于是纷纷站起来发言，痛斥妈妈是个“黑心贼”。无地自容的妈妈恨不能钻进老鼠洞。末了，妈妈还被扣除了一百多个工日的全部工分。

那年头，“贼”是非常丑恶的名声。妈妈偷豆不成赔进老本，无脸见人，每天干活都离大家远远的，低下头不与任何人说话。

分弯豆那天，盼望已久的妈妈提着布袋，低眉顺眼地跟人去了，却没有分到她希望的那样多。这年的弯豆是按人头和工分相结合来分配的，妈妈因为没有工分了，只分得人头数，数量很少很少，妈妈一言未发，默默无声地离开走了。

妈妈把弯豆拎回家，先给小弟煮了一碗。小弟像个小馋猪，一个不落的全吃光了，末了伸出小手还要吃。妈妈的眼泪就下来了。

妈妈认定是她的过错铸成了这个本不该让小儿子挨饿的结局，这个过错难以原谅。晚上，大人们都到生产队的仓库里开会去了，妈妈没去，而是搂着小弟哭了一回又一回。妈妈在酝酿着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令小弟长大后一提起就心碎：妈妈想用死来省下弯豆留给小弟……

哭过了，妈妈就把白天分得的弯豆分成七份，家里的人每人一份，用

小袋子分别装好。妈妈把两份绑在一起，对小弟说：

“乖，明日告诉你爹，妈妈和乖的豆在一起，都给乖吃。记住没？”

“嗯。”小弟说。

妈妈把小弟抱起来，眼泪又“吧嗒”“吧嗒”地掉下来，哽咽地说：“乖，有妈妈的一份，你就够吃了，就能熬到秋后。今年年景好，秋后红薯接上了，就又有吃的了，就饿不死乖。”

妈妈清清嗓子，又叮咛说：“乖，过了年，你就六岁了。六岁的孩子就能自各儿顾自各儿了。你哥你姐六岁就放牛，你过了年也放牛。”

小弟没有反应，小弟含着妈妈干瘪的奶头，不知不觉睡着了。妈妈又哭，在小弟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把浑浑的泪水滴在小弟的脸上。

妈妈把小弟放在床上，用被子盖好，说：“我的乖，往后靠你自各儿了。妈妈不想死，可妈妈没脸活。妈妈活着还不如死。”说完，妈妈边流泪边往厢房里走。厢房里已挂好了绳子。

刚把绳子挂在脖子上，妈妈又松了手，又回到小弟睡的房里去了，妈妈还是舍不得小弟。妈妈亲小弟的脸，说：“乖，往后要听爹的话……”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妈妈正要往厢房里去，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狗叫声和大人们的脚步声。门被推开了，妈妈扭头一看，是队长，还有生产队的父老乡亲，一人手里捧着一把弯豆。队长笑呵呵地说：“乖他妈，刚才大家伙儿商量了，你今年并没有少干，咋能少你的豆子？那天斗你是在气头上。眼看今年是个好年景，快来接豆……”

妈妈感到太意外了，妈妈张大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时，小弟醒了，哇哇地叫着妈妈。妈妈便扑过去，放声痛哭，说：“乖，咱有豆吃了；乖，妈妈不死了，真的不死啊……”

那一刻，妈妈的眼泪就真像小河一样流淌着……

大哥的转笔刀

田地承包的那一年，我捷足先登，承包了生产队的一片荒山。我打算签五十年合同，把它变成花果山。正当我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时，大哥抱着烟袋来了，在我面前一阵好坐，一个劲儿夸我有眼力，有本领，看得远，说那片山自己早就想包哩，就是没有我的手快；还说他打算在山上栽板栗树，七八年后就能挂果见效益，到那时，人老了，两个侄子也长大了，该娶媳妇了，而有了那些板栗树，还愁个啥呢？……说来说去，他是想要。

明白了大哥的意思，我真有些生气，心说大哥你真自私啊。但这气又生不出来，只好沉默。三天后，一位同学邀我进城捞世界，于是我咬了咬牙，放弃了承包权，只身一人离开了家乡。

……若干年后，我没有捞到世界，垂头丧气地回了家。这时，大哥已经是富甲一方的大果农了，盖了楼房，买齐了家电，看上去越活越年轻，而两个侄子也娶到了如花似玉的美媳妇，令人好生艳羡。我前脚进门，大哥就跟来了，手里提着一大包贵重礼品，尽是好烟好酒，说是要陪我喝两盅，感谢我当年转让了承包权。

喝着喝着，大哥突然笑起来，是那种苦笑。大哥说：“老五，大家都说我之所以有了今天，全是因为你，说我欺负你老实，本来这财是该你发的呀……”

“大哥，你的意思呢？”

“人言可畏呀！老五，你一定要向乡亲们解释解释，就说你是心甘情愿的。本来嘛，当时你要要是不答应，我也没办法。”

大哥呀大哥，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你的霸道，又想占便宜又想别人说你好。我压了压心中的火气，停了很久才说：

“大哥，你知道我为啥要让着你吗？”

“那是为啥？”

我犹豫了一下，站起身，打开多年未曾用过的书柜，从里面翻出一件东西，是用黑布包裹的。我解开锈迹斑斑的黑布，将它搁在大哥面前。大哥眯着眼睛注视了半天，说：

“我当是啥玩意儿，原来是一把小手枪。”

“大哥，你再瞅瞅。”

大哥拾起手枪认真辨认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了：“是一只转笔刀呀。老五，不会是小时候我送你的那只吧？”

“大哥，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这只转笔刀是你买的。你还记得当年你是怎样买回它的吗？”

一道亮光从大哥的眉宇间掠过。大哥点点头，同我一起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

我是六岁时上的学，是班里最小的学生，而且非常调皮。看见别的孩子有文具盒，我要；别的孩子有转笔刀，也要，要不来就倒在地上哭嚎。要买，是不可能的，当时我们家是生产队最困难的“缺粮户”，一分钱也要掰两半花。大哥用业余时间给我做了一个木文具盒，总算哄住了我的嘴。

一天，生产队派大哥进城买机器零件。买完零件后，还剩下回家的车费，正在这时，大哥发现了一只转笔刀——就是那只手枪造型的转笔刀，这样漂亮的转笔刀，只在城里才有啊。大哥一咬牙，便买了下来，车费钱因此用去了一大半。坐车已经不可能的了，大哥用剩下的几毛钱买了几个馍揣起来，他横下一条心：步行回家！